

(美) 凯西·迪亚曼特 著

张阅 译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卡夫卡最后的爱

Kathi Diamant

Kafka's Last Love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美)凯西·迪亚曼特 著

张阅 译

卡夫卡最后的爱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最后的爱 / (美) 迪亚曼特著; 张阅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214 - 07191 - 0

I. ①卡… II. ①迪… ②张… III. ①卡夫卡,
F. (1883~1924)—传记 IV. ①K835. 21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3978 号

Kafka's Last Love: The Mystery of Dora Diamant

Copyright © 2003 Kathi Diaman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Gernert Company, Inc.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 - 2006 - 200

书 名 卡夫卡最后的爱
著 者 [美] 凯西·迪亚曼特
译 者 张 阅
责任编辑 刘 焱 蒋卫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5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7191 - 0
定 价 3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致 谢

离开别人，你不是任何事都能做。

——弗兰茨·卡夫卡，《日记》

如果没有得到一大帮人的爱、鼓励和物质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存在的。开始是我杰出的父母，比尔和佩姬·迪亚曼特，他们教育我，我能做到任何事；还有我的丈夫，拜伦·拉·杜，我一生的爱。以下人士向我慷慨贡献了建议、才干、知识、专长、灵感和各种各样的帮助，我要感谢他们：露丝·阿朗-迪亚曼特、英博尔·阿维兰姆、布雷弗尼·巴雷特、金·贝内特和南希·贝内特、多琳·贝里、雷娜·贝托和西奥多拉·贝托、米拉·宾福德、怀亚特·布拉辛格姆、埃丽卡·博迪、戴维·布林、杰尔姆·查恩斯、乔伊丝·查普曼、安娜·科恩、保罗·科里和凯茜·科里、安娜玛丽·迪亚曼特、洛丽·迪亚曼特、特鲁迪·迪亚曼特、特希雅·德埃尔金、马蒂·埃默拉尔德、苏珊·埃姆里克、福婷·法奥利斯、诺埃尔·赖利·菲奇、阿丽尔·福特、哈利·盖伯、默里·加林森、琼·甘尼基、基特·戈德曼、露西·戈德曼、凯希·古格·古德曼、特里·巴林·戈顿、迪塔·格里、约翰·古思、哈维·哈

格曼、诺拉·哈罗、罗恩·哈里森、克里斯蒂娜·哈里森、戴维·亨丁、约翰娜·霍恩韦格、迪万娜·因费西诺、卢巴·约翰斯顿、邦尼·克莱因、耶胡达·科伦、艾拉·尼格夫、贝齐·莱恩、雷切尔·拉瑟松-罗西特、雷切尔·莱索雷克、格洛利·莱文森、戴维·利希滕斯坦、萨拉·洛布、芭芭拉·伦敦、密特拉·马克布勒、迈克尔·奈曼、贝齐·诺兰、费利克斯·帕尔、露丝·帕韦尔、米歇尔·波尔克、阿尔农·波拉特、约汉姆·波拉特、伦纳德·普拉格、芭芭拉·普雷斯、罗西娜·雷诺兹、莫里斯·鲁宾斯坦和索菲·鲁宾斯坦、杰克·塞尔伯、休·沙夫纳、希勒尔·申克尔、布伦达·舒尔曼、保利娜·西格尔、保莉特·辛格、索菲娅·森塞里、德博拉·塔巴特、塔尼亚·塔斯基拉、朱迪丝·泰特尔曼、朱普·范·多尔莫伦、萨拉·维克斯、苏珊·弗里兰、安德烈亚·沃克、布里·沃克-兰普雷、唐娜·沃克、罗伯特·沃克、杰弗里·韦尔、劳伦斯·温鲍姆；女文书：乔治安妮·欧文、莎朗·惠特利·拉森、迪伊·安妮·特雷特尔、朱迪·斯特拉达、琳恩·梅茜、杰姬·香农、姬蒂·莫尔斯、琳达·苏珊·达德利、朱莉·卡斯蒂格利娅、雅克·福尔廷和玛丽·邓肯，后者帮忙在巴黎找到多拉的日记；贝弗莉·卡斯尔、彻里尔·多蒂、凯瑟琳·库珀、玛塔·肖斯-凯莉、弗吉尼亚·梅森、苏·克努特、理查德·麦克米伦，以及拉古纳海滩艺术家会议网的成员们；我的编辑们：南妮特·怀泽、艾莉森·阿什顿和考普利新闻社的格兰达·温德斯，后者的旅行任务允许我到英格兰、德国和以色列研究多拉。

在我采访过那些认识多拉的个人、她的家人和朋友，关于她生命的历史、政治方面的专家——他们为这本书提供了第一人称记述——

之后,多拉的第一稿传记成型。我深深感激安吉拉·阿吉、利昂·阿斯金、萨拉·鲍默-迪曼特、戴维·奥尔巴克、伯恩·雷纳·巴思、泽利格·贝瑟格利克、马耶·波格丹斯基、布兰卡·迪亚曼特、埃蒂·迪亚曼特、兹维·迪亚曼特、多萝西·埃米特、约翰·厄彭贝克、科莉特·福斯、奥拉·芬、米伦·格林迪亚、迈克尔·汉堡、贝蒂·库特纳、迪娜·拉斯克、诺加·马莱茨、奥蒂莉·麦克雷、米歇尔·德·缪赞、伊尔丝·明治、露丝·帕韦尔、布拉查·普洛特金、伦纳德·普拉格、路易丝·雷纳、尤齐耶尔·拉维夫、达夏·沃德吉尔·里滕伯格、卡罗尔·肖、玛丽安娜·斯坦纳、托瓦·珀尔马特和安东尼·威尔逊。我感激露丝·凯辛蒂尼和拉斯克家族提供了拉斯克家珍藏照片,并公开家庭记录。

汉妮·利希滕斯坦对这本书的贡献巨大。除了提供她个人珍藏的信件和文稿,她还翻译了多拉的意第绪语文章、多拉珍藏的信件和德语日记,还有这本书中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和伊丝特尔·霍夫的信件。就个人来说,我也感激安东尼·鲁道夫,自1990年以来,他帮助我、鼓励我的方式难以计数。我的良师益友尼基·赛明顿,在我文稿之前阅读、编辑了每一页,并且在长年的研究中付出有益的工作,1998年斯蒂芬妮·格朗克加入卡夫卡项目,做研究助理,奉献出数百个小时来翻译多拉的文稿和已发表的德语文献,指挥在柏林的研究工作。我对她们的感激正如我们之间增进的友谊那样深厚。

对于卡夫卡内容的帮助,我感谢传记作者彼得·马尤、欧内斯特·帕韦尔、罗纳德·海曼和内厄姆·格拉策(此人的曾祖父也姓迪亚曼特)的作品,他们的书让我理解了多拉对卡夫卡的迷恋。我感激

克劳斯·瓦根巴克从他的文档中,分享给我他有关遗失的卡夫卡致多拉信件的研究结果(20世纪50年代由马克思·布罗德领导),以及他收藏的多拉的文稿。我感谢卡夫卡项目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们:荷兰卡夫卡之圈的尼尔斯·博克霍夫,美国卡夫卡协会主席罗尔夫·戈培尔,还有柏林的马亚·雷伯恩和德特勒夫·雷伯恩。对于伍珀塔尔出的评论版卡夫卡书信,我欠汉斯-格尔德·科克一份特别的人情,他仔细校阅了原稿,并加上关键而丰富的新细节。

对于档案方面和研究方面的帮助,我要感谢:约拉姆·梅厄克,他在俄罗斯、以色列和波兰取得了不寻常的成果;罗谢尔·鲁宾斯坦,他在瑞士辛勤努力;还有帕比亚尼采市博物馆的罗伯特·阿达梅克和安妮塔·扎斯帕,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西方手稿部的当班管理员蒂姆·罗杰斯,维也纳克洛斯特新堡弗兰茨·卡夫卡协会的诺伯特·温克勒,柏林国家档案馆的吉塞拉·埃勒,马恩国家遗产的罗杰·西姆斯,柏林犹太社区的艾琳·朗格,杜塞尔多夫戏剧博物馆的迈克尔·马茨基及员工。我也感激西摩·巴罗夫斯基、巴里·戴维斯、伯恩哈德·埃克格和雷米吉茨·格日泽拉提供的信息,还要感谢苏格兰斯特灵大学的希瑟·瓦伦西亚对斯滕瑟尔的研究。为了在波兰研究时受到的指引,我要感谢卡罗尔·贝尔德、兹德兹斯洛·莱斯、雅罗斯洛·克拉耶聂夫斯基、威克多·沃特佳斯、艾伯特·斯坦科斯基和杰弗里·辛不勒,后者分享了他关于本津的大量知识和文献。

我感谢迈克尔·斯坦纳和卡夫卡遗产持续支持卡夫卡项目,并允许重印博德利安图书馆里的卡夫卡家族信件;以色列的约尔·伯格纳和伦敦《犹太年鉴》的克里夫·辛克莱,他们允许重印梅莱奇·拉维奇

关于遇见多拉的故事；卡萝尔·肖，她分享了她母亲关于耶兰庄园学校的文字，并通过克雷茜达·迈尔斯和苏珊·哈特肖恩的帮助，联系上杰出的多萝西·埃米特（现已亡故）；还有戴维·梅佐沃，他收集了多拉的意第绪语文章。

我会永远赞美南茜·诺德霍夫提供的人间天堂，和赫奇布鲁克作家聚集地的那些小屋，这本书就是在那里诞生的，还要感激布兰代斯大学的哈达萨犹太妇女国际研究学院、路德维希·沃格斯坦基金会、温格特基金会提供的经济保障，索拉纳海滩的北海岸剧目剧院和伦敦呼吸研究所提供的赞助。我感激凯瑟琳·琼斯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给我的学术家园。

最后，我要向我的经纪人贝齐·勒纳以及基础书局的团队——莉兹·马圭尔、威尔·莫里森、费莉西蒂·塔克、克丽苏娜·施密特、雷切尔·罗基基以及所有使本书成真的人们——鞠躬。

作者序

19岁时,我第一次听说她的名字。那是1971年的春天,在佐治亚大学的一堂德语文学课上。当时我们正在翻译弗兰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教师打断了课程。“你跟多拉·迪亚曼特是一家人吗?”他问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她是卡夫卡的最后一个情人,”我的老师说,“他们非常相爱。他死在她怀里,她烧了他的作品。”我发誓要查清楚并告诉他。

课后,我奔向了图书馆。从马克斯·布罗德的传记里,我了解到多拉遇见卡夫卡那年是19岁——我的年纪,或者说,我以为如此。很多事件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这便是其中头一件,但是在当时,我读到的事情让我震撼:多拉是一个热情、精力充沛、聪慧又年轻的东欧犹太女人,她让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中的一位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幸福的年月。我想知道得更多,但我找不到在1924年卡夫卡去世后任何关于她的记录。看起来,我已经追到头了。

1984年,一部卡夫卡的新传记问世了,附带着引人入胜的有关多拉的消息。厄恩斯特·帕韦尔所著的《理性的梦魇:弗兰茨·卡夫卡的一生》,揭示了卡夫卡去世后多拉令人惊叹的生活各面,这段历史包

括从柏林的盖世太保手中逃脱，躲过斯大林在俄国的大清洗，又幸存于伦敦的轰炸。卡夫卡去世后，多拉嫁给了一位充满理想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还生了一个女儿，帕韦尔错误地声称此女健在并生活于英格兰。那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多拉还活着吗？——终有答案。多拉去世于1952年8月15日，正是我出生三个月后的那一天。

受到多拉的冒险意识的感染，并且为联系着我们的奇异巧合所驱动，我开始寻找多拉生命中缺失的片段。1985年，在我的第一次“寻找多拉行动”中，我旅行至布拉格、维也纳、耶路撒冷。在那次旅行中，我获得的对我自身的了解，多过对多拉的了解，但从那以后，我的追寻使我踏上了许多更丰富的研究之旅，追溯多拉的脚步，从波兰到德国、法国、英格兰、马恩岛，并且多次返回捷克共和国和以色列。1996年，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我同一个汇集卡夫卡专家及研究者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创立了“卡夫卡项目”，以寻找遗失的卡夫卡文献。1933年在柏林，盖世太保从多拉手中没收了它们。1998年，在四个月的“卡夫卡项目”研究旅行期间，在柏林的德国档案库中找到的那些文件和照片，以及2000年在巴黎发现的多拉的日记，终于使写作这本传记变得可能了。

多拉的视角照亮了我对弗兰茨·卡夫卡的理解和欣赏，他是在过去的—个世纪里被误解最深的作家之一。接着，卡夫卡的文字和格言引导了我对多拉寻找，为我长期坚持澄清和写作她的故事提供了必需的勇气、幽默、洞察力和力量。起初，我仅仅依靠直觉，即一种持续不断的感觉得，认为多拉希望有人讲述这个故事。当我找到她的书信、发表的意第绪语作品、未发表的几本有关卡夫卡的笔记，还有她在盖

世太保和共产国际的档案揭示的文件之后，多拉自己的文字取代了我。经由多拉的文字、行径和她留下的遗产——爱的慷慨付出，和来自朋友、家庭和那些像我一样继续为她坚不可摧的精神所倾倒的人们支持——她自己已成为我这本书最重要的合著者。

讽刺的是，当我破解了多拉生命周遭最迷人的那些秘密之后，我却没有能力解答原初的问题。她在以色列的家庭热烈地欢迎我和我的家人进入“家庭”(mishpoche)，而我却依然不知道自己是否与她有亲缘关系。然而，我毫不怀疑，我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多拉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通过了解她的生活，我受到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启发。1948年，在多拉第一次接受有关卡夫卡的公开访问时，她一开始就做出一个放弃声明，我想代表我自己重复其中一部分：“我不是客观的，也决不会客观。所以，事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一定程度上，这纯粹是个氛围的问题。在我不得不告诉你的故事中，有种内在的真实，而主观性正是其中一部分。”

目 录

致谢	1
作者序	1
第一章 幸福的门槛	1
第二章 来自东方的黑色生灵	22
第三章 在柏林的自由生活	48
第四章 柏林田园诗	72
第五章 地洞	96
第六章 致命的冬天	114
第七章 最可怕的灾难日	136
第八章 最好的开始	153
第九章 布拉格的葬礼	184
第十章 悼念	196
第十一章 卡夫卡之后的生活	207

第十二章	两个世界之间	219
第十三章	俄克拉何马的天然剧场	229
第十四章	描述一场斗争	251
第十五章	出柏林记	273
第十六章	工人们的天堂	292
第十七章	大逃亡	319
第十八章	马恩岛	334
第十九章	意第绪语之友	352
第二十章	内心不可毁灭之物	377
第二十一章	应许之地	399
第二十二章	回忆栩栩如生	425
第二十三章	“尽你所能”	457
第二十四章	卡夫卡的女儿	478
第二十五章	一株红杉在汉普斯特成长	501
尾声		516
译后记		523

第一章

幸福的门槛

我是一段活生生的记忆。因此无法入睡……^①

——弗兰茨·卡夫卡，《日记》

1924年6月3日，奥地利的基尔林疗养院

弗兰茨午夜时睡着了。他离世前最后一天，多拉坐在他床边，看着他脆弱的身体，留心他呼吸中任何的变化。桌上的一盏灯将拉长的影子投射到屋内高墙上。阳台门开着，将他迫切需要的新鲜空气送入肺中。多拉观察着他胸部缓慢的起伏，研究他的侧影，他那瘦削的长鼻子、高高的颧骨、深陷的眼睛剪出的鲜明轮廓。现在，弗兰茨比以往看起来更像个美国印第安人，在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她曾这样猜想他。

^① Franz Kafka, *The Diaries*, 1910—1923, ed. Max Brod (New York: Schocken, 1948), 392, October 15, 1921.

他再也不英俊了。他的脸瘦骨嶙峋，他聪慧的灰眼睛已没入头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老得真快。直到这年以前，他的脸还是孩子气的。多拉初遇他时，曾认为他是个年轻人。他才40岁而已。他的41岁生辰正好还差一个月。

多拉相信自己的期盼能让他好起来。奇迹时有发生。肺结核已扩散到他的喉部，导致进食或者呷一口水已几乎不可能了。尽管每次吞咽都极为痛苦，弗兰茨还是想活下去。当来自维也纳的专家来访并告诉他，他的喉咙看上去有好转时，弗兰茨哭了，拥抱并亲吻着多拉。他反反复复快活地告诉她，他“从没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渴望过生命和健康”^①。他们并不在意贝克医生和其他医生说过什么。多拉乐观地感觉弗兰茨会康复，只要自己能让他再多吃一点。

对弗兰茨来说，睡眠是一种恩赐。苦于失眠的夜晚，常常令他对接下来在白天里的挣扎感到精疲力竭。最近在他吃晚餐时，多拉诱使他呷了几口啤酒和葡萄酒。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她悄悄放入一包安眠药粉牛肉精。药物起了效，过去几个晚上，卡夫卡都睡得安稳。早上，他感觉好多了。实际上，这天下午早些时候，他还在为自己最新的短篇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清样做校对工作，它最近刚从出版社送过来。

“他们等了这么久^②才把材料给我送来。我还有什么力气来写？”在坚决认真地投入工作前他抱怨了一下。弗兰茨的故事里的反

^① Max Brod, *Franz Kafka: A Biography* (New York: Schocken, 1964), 209.

^② Franz Kafka, *Letters to Friends, Family, and Editors*,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Schocken, 1977), 419.

讽——有关一个将挨饿视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杂耍艺术家——和他目前衰弱的状态,对进食的无能为力,任何人都不会注意不到。

多拉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前额。在一段脆弱的时期,她说服他答应了一份死契。如果弗兰茨死了,她发誓和他一起去。她从那种情感勒索中得到安慰。多拉绝望了,她要利用她能主宰的一切手段,包括她想保护她的愿望。6月3日的头几个小时慢慢流逝着,多拉老想积极的事,继续心系他们共有的在巴勒斯坦一起生活的梦想,十一个月前这个梦想才刚刚萌芽。

1923年7月13日,德国北部,波罗的海,米里茨

在米里茨的“居家”——波罗的海边的海滨度假胜地——多拉·迪亚曼特站在一个假日夏令营的厨房里,给鱼除内脏。顺着敞开的门道和水槽边的小窗,光透进房间。云散开了,午后的太阳将金色光辉洒进这间小厨房里。她边工作,边想着那个又高又黑的男人,她在海滩上看到的那个跟两个孩子玩耍的男人,那个她无法忘记的男人。

多拉25岁。在波兰的家乡本津,她可能会被称为老姑娘,嫁不出去,也早过了她的黄金年华。在德国,尤其是过去三年里她生活的地方柏林,对妇女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德国的现代理想,已不是旧时代“孩子气的、行为端庄的处女”^①,而是“独立的、有见识的、自立的女人……拥有自己的职业(和报酬)”。多拉没必要担忧;她看上去比她

^① Egon Larsen, *Weimar Eyewitness* (London: Bachman & Turner, 1976), 97.

的年纪要小。大多数人认为她只有 19 岁或 20 岁。另外她也没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呢？对于在西方开始新生活而言，这正是她的优势之一：她可以重新创造自己，做她想做的任何人。

她算不上漂亮，尽管人们常说她漂亮。她身材矮，大概五英尺二英寸，而且正趋于发胖，但是她的双腿和脚踝纤细。她的容貌挺吸引人的，但对古典美来说，她的脸太圆了，嘴唇太饱满，嘴巴又太阔了。当她咧开嘴笑或者大笑时，可以看见上唇下面的齿龈。作为弥补，她闭着嘴唇微笑，或者微微张开一点，尤其是在照片里。这又赋予她一种她喜欢的蒙娜丽莎般的神秘表情。她的眼睛是黑的，浅棕色的头发被剪短了——对最近流行于柏林的革命性短发的一种尝试。她的头发太卷了，不适合时髦造型，她正干着活儿，几缕任性的头发垂进她的眼睛，她用前臂擦走它们。

多拉看准目标重击下去，将一条条鱼头斩断。今夜的“安息日聚餐”挺特别。下午早些时候，就有通知说一位来自布拉格的客人卡夫卡博士，今晚要参加假日营地的安息日习俗晚餐。其他志愿者中，有位 16 岁的泰尔·罗斯勒邀请了他。自两天前她见到这个卡夫卡博士后就不停地谈论他，看来她已深深迷恋上了他。和多拉一样^①，罗斯勒也在柏林犹太人民之家的假日营地从事志愿者工作，照料难民儿童。

多拉是厨房掌勺。柏林犹太人民之家组织并经营这个营地，该犹太人救济工作中心建于大战期间。柏林犹太人民之家有志于在东欧

^① 见 Leo Rosten, *The Joys of Yiddish*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0), 373—376.